



列傳第十三

周書二十一

令狐

德恭等撰

尉遲迴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
遲部因而姓焉父侯堯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
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迴及綱侯堯病且卒呼二子
無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



勉之迴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
稍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
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
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迴通敏有幹能雖
任無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
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內
難方殷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
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
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而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

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既盡銳
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
爲然謂迴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迴
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
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以軌騎星夜襲之平路
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
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即速必望風不守矣
於是乃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萬俟昌陵始
叱奴與綦連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

萬足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
出白馬趨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劔閣紀
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
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迴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
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撫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
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迴來侵遣譙淹回師為
撫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
降撫前後戰數十合皆為迴所破撫與紀子
宜都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迴以禮

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
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迴為大都督益
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
為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
賞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
歸之迴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
甘脆必先薦奉然後致身大長公主年高多病
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
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太祖知

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母意遣大鴻臚郊勞
仍賜迥衣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
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
去病冠軍之義封寧西烈公進蜀公爵邑萬戶
宣帝即位以迥爲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
崩隋文帝輔政以迥去位風重懼爲異圖乃
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
鄭公暉孝寬代之爲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
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

又使候正破六汗哀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
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哀乃
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
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
罰無章不臣之迹暴以公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
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
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以合義勇匡國庇人進
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
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

置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又奉以號令迴弟子勤時為青州總管亦從迴迴令管相衛黎毛洛具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法各據州以應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以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以韋孝寬為元帥率眾十萬入武德軍於東

小相持不進隋文帝遣高顯驍督戰

布去六十里慶軍小相欲持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却為數戰連敗孝寬乘勝進至迴軍子房林等又悉其卒三萬陳於城內迴統萬人皆縵巾錦襖號三書黃龍六勤率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習軍旅雖乏藉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少戰迴軍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言迴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

而乘之迥上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
 圍之孝寬如樓子幹以其屬光登迥上樓射殺
 之孝寬自殺勤惇等東走并追獲之餘眾月餘
 皆斬之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
 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擊為長史餘委任亦
 多庸懦不達等文武無等略舉措多失綱紀不
 能守其任救迥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武德中
 迥死後其子自福上表請改葬朝議
 以迥忠於國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幼高，少深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
 以父功累遷，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
 小武伯，謙從之。曰：公護東討，為齊人所斃。朝議以謙
 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
 情權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龍臺爵庸
 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
 高祖親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惣管時謙
 令三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
 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

管公之遺新始龍印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是資
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
之人多從之然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
其志勸謙据險亂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為謙
畫三策曰公親臨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
王之德必響應各思致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
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劔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
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劔謙遣兵
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

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其乙弗虔等眾十萬攻
利州聞睿至眾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其甚虔
密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
成都謙先無籌略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
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
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
自率眾逆戰又以其甚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
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
傳首京師其甚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

之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驍河內温人父子如爲齊神武
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
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旣當朝
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
崔瞻等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
出爲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
難旣懼禍及常有自今之謀曲意撫納頗爲
百姓所附屬文宣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浹

浹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搜捕鄴
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浹之初走朝士私
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赴成臯若與司馬北豫
州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
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操閒行入關請舉州
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
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
後丞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交州摠管隋文
帝輔政消難旣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

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爲腹心殺摠管
長史侯莫陳臬邳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
所管邳隨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甌山沱
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湏水八鎮並從之使其
子冰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摠管王誼
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
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趙
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隋公初楊忠之迎消
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

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
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
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
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
消難之赴邳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國
榮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
願防上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
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

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
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
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列傳第十三

周書二十一

第四

周書二十二

周惠達

馮景

揚寬

兄穆儉

柳慶

子璣

令狐

德榮

等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
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
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
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

河間馮景同在閣中甚禮之及寶寅還朝惠達隨
入洛陽領軍元義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寅與
之言論又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
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彧俟
醜奴等構亂蕭寶寅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寅
復與賊戰不利退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
洛陽未還而寶寅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
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
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

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
至寶寅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
勳中書舍人寶寅旣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
人從之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
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寅送洛
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議岳爲關
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
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
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

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
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鄉之所奏實獲吾心
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恒命惠達居守又轉
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
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
平惠達歸於太祖即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
太祖為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為府司
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
惠達為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即

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
棟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
愧昔人卿宜勗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
惠達官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
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効其
尺寸則志願畢矣太祖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
達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
三百戶太祖山陰華州初惠達知後事于時既
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造器械儲積食糧

簡而士焉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為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為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摠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肅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邛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中書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夤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効命非唯雪家國之

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寅深然之及寶寅爲
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後爲右僕射引景入
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寅爲關西大行臺
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寅征
討寶寅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寶寅敗後景還
洛朝廷先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
陽王元叔昭爲隴右大行臺啓景爲行臺郎中
賓拔岳爲大都督又以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
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
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戶遷散
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
事後以疾卒

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
河間內史父鈞博學彊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
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軍華州大中
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
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軍卒於鎮贈侍中司空
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恭寬少有六志每與諸

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
長顏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
鎮恒州請從展効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
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
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
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
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魏廣
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
魏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

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必向大行臺
北征葛榮欲啓寬爲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
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
婿李神軌謂顥曰揚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
志況義士乎王今彊之以行亦恐不爲人用顥乃止
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
陽令邢果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
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
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

將謀之寬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況懸軍深入師
老兵疲疆弩之末何能爲也願徑取成臯會兵
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玉何
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臯令寬與尔朱能
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
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
天穆荅曰湯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
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
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

握其手曰公所望也即給牛三頭車五乘綿絹
二十五車羊二百頭與天穆道謁於太行拜散騎
常侍安帝將還都督從軍進圍北中
時梁將陳慶之爲顓孫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
遣寬至城下問之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
備陳利害勸之降慶之不荅久之乃曰賢兄
撫軍在此願公見寬荅曰僕兄旣力屈王威
迹淪逆黨人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
名者豈不知公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

德三實之曰此李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
初二卷聞之謂左右曰揚寬大異人何至不惜
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
軍大府卿華州太中王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戶
介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
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
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
也寬荅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
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介朱兆

陷洛陽囚也 于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阜奔
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
之待之甚厚而尋禮送還朝至下邳介朱仲遠
啓復寬官爵留爲大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改
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
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
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寬有宿憾誣
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揚寬清直朕極
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

得申釋又除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騎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閣內大都督專摠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勲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

欲經略漢川而梁官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幽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戶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

與麟社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識頻
 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
 與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
 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
 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諡
 曰元子絕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
 下大夫寬二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
 州別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紹許之
 仍拜中軍將軍

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卒於家

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儉字景則偉容儀
 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貞
 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并州將軍頓丘太守未
 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
 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
 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
 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

惠夷百妾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
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
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
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三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
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諡曰靜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
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
間故世仕江表祖縉守同州別駕宋安郡守父

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
據州歸魏歷此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慶
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飲酒
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
敏吾未經持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
千有餘言慶立讀二編便即誦之無所遺漏時
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
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謂託選用未定僧習謂
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後欲還皆須有

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
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
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
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
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
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直斬
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皆已久情事不追
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凶終
喪旣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

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
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即請奉迎輿駕仍
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
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旣未至朕欲往荆
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
國也宇文諱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
聖明仗宇文諱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羣雄
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荊州地
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

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不見其可帝
深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
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領記室轉戶
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
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州
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
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遠于江左彌復輕薄洛
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氏軌物君職典文房
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

綽讀而笑曰初橋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
官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
氏屢爲勾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
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
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
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
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
侵暴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
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絨閉不異而失

之謂是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乃問賈人曰卿鑰怕置何處對曰怕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書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詔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眾似是烏合

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守其劫胡家徒侶混雜恐恐油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戶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

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
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
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
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
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
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
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
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
吾過尋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戶十五年加平南

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為大行臺右丞兼
撫軍將軍還拜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
廢帝初除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樞機明敏
相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忌
太祖亦以此深委之焉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
三司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三司尚書右僕射輔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
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
縣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初攝政

引為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
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為萬州刺史世宗三年
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宣州刺史
史慶自為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
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獲
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
得垂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為
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寶所
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眾

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
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
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網皆君等所為
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
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
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
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時年五十贈鄜綏丹三
州刺史諡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為當世所推

歷小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中
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
亦善草隸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
為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
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
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
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
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追尋此物也弘
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

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慙不能對高祖聞
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仍令報聘占
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
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
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一陽王弼風流長逝穎
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以池永絕梁園之賦長
楸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
有文集行於世慶三兄鷹鷂虬螭並自有傳
鷹鷂好學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早卒子

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為洛州刺史不為主簿後與諸父歸朝太祖辟為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為太祖書以撫安之並即降附既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即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為治行臺左丞從軍

南討時梁宜豐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負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搃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言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

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為足下
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
今為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
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
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
滅者哉循心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為解縣
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
陰令發摘姦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為地
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

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為儀同
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康城縣男五十一日
戶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顯義中
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為職方中大夫六三年
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譙王儉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高祖
乃以帶韋為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韓
弼二王摠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韋

三百十二
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陳王純
出并州以帶韋為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
史六年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諡曰愷子祚嗣少
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寅揚寬荷恩於晉
泰既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遠能契闊寇戎
不以興亡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
篤終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懷匪躬之節莅官從
政著清白之美茲遭逢鼎運各展志能譽重播
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避權寵違忤宰
臣雖取誦於一時實獲由於千載矣

列傳第十四

周書三十二

列傳第十五

周書二十三

蘇綽

令狐

等撰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于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

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志以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

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

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
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
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
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負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
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
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
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
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
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
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
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
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
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
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
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
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
 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
 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
 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
 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
 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
 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
 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
 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
 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
 薄淳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
 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
 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
 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
 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

方州

周書卷之五

三

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穰賦差輕衣食不切
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
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
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
臞中遷於善邪憊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
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
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
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

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
天下以至天下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
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
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
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
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
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
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
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

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
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
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
時皆宜少長悉力男之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
之將至然後可也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
功若有遊手怠惰日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
業者則正表闕口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畝
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一畝之田
種之秋收之然後食之此三時

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夫
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
受其寒者若此二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
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
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令之際及陰
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
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
簡則民怠善惡兩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

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口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宋曹小吏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

爵祿無妨子孫之累譬刀筆者乃身外之
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
取駸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驢是
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
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
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
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允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
者當不取資陰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
養而為鄉和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

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
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
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
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
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
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來材藝必先擇志行其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
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末之思
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

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其奉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
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
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動
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
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
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
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
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

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鴛馬相雜及其剖而瑩
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
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
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者釣
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簞管夷吾之三敗當
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紂王朝登霸國
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
稱之不容於口彼懷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
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

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
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
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
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
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
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蓋人易充
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
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
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

官之煩省案今吏負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
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負而置猶以為少如
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
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
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
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
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
得之審者必由心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
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
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
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
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
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
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
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
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
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
輕重皆當赦過於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

斟酌禮律無不由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
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
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
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
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
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
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
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
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其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

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

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

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溥明必不得中寧濫

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人從政者則不然深

致善人於法不名凡有罪於刑所以然

以殺人也但去為中寧酷可免後患此

目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

之責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

不被中理遂陷刑戮自將恐往往而有

不

之六言曰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
之五言曰愛民也凡伐木鋸草田獵不順上
違上之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
傷天心犯和氣也六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
這四時順三高物阜安蒼生怡樂者不可得也
三語曰夫吁咷一道為之傾覆豈正謂此也凡百
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
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礪百以清王
已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

役曰聖人之六言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仁三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

守故三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

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難不違減

民疾然令平均使下無遺天平均者不

恒而徵貧弱不縱盜巧一而困愚此之謂

聖人曰蓋均無貧然當其負之生其功不

繼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

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給鄉先事織紉麻土早修

一、當元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
困如二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
三、當交至取辦目前富立哭賈緣茲射利有
四、當之貴買無者舉之與自心輸稅之民於是弊
五、當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
六、當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
七、當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
八、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分弱弱者或重徭而遠
九、戍富疆者或輕使而近防六可令用懷如此不存

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
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
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
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
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
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諱洎
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于庶邦
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
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

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
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
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資我元輔群公列
將百辟卿士庶丑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
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
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
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
賈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
東立則我黎人咸隸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

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
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
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敷靈植元后以乂
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
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
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
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乂今台二人膺天之
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

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
何弗歎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猷聽命皇帝若
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大
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
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魯度公惟大錄公其
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以龕暴除亂
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上仕商周之有呂
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
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

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
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
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
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
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
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
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
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

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
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
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
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
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
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
其和蒼生永賴惇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
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
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

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
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
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
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
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
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古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
崇厥誠勿信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
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不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
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

諱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曷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
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耒聞惟帝念功將反叔
世逝致於雍庸錫降不命于我羣臣博哉王
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
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一廸日新惟帝敬厥始慎
厥終以濟日新之德明我羣臣敢不夙夜對
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允於四表以邁種德俾
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
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
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
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
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閒言太
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
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
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
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
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

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
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
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
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
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
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
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
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
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見

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
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
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
矢危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為
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
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
爵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進爵懷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
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以

緯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緯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三千戶

緯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況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封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

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

武都郡守改授西

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

郡事椿當官疆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兗州

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

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

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

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

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

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石非賢弗又惟賢非石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因典暮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已於吐握其如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也一何矣稷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一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列傳第十五

周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六

周書二十四

盧辯

令狐

德棻 等撰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以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

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公軍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當日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大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山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強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

嘗與諸公幸其第北齊書出為官制魏書
配食太祖廟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

禮是以前官曹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

之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

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象事地官府管象事

春官府管象事夏官府管象事秋官府管象事冬官府管象事

等衆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六官太

公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此以後世有損益

宣帝勳位事不備其官員班高者為高班高班

初置四輔官及天府諸司復置二十六大夫并金

大夫增置二十六大夫等則載於外其餘則朝出夕

入其職皆與千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象職又重

其職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後

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

註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

將軍左右光祿大夫三

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

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京北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

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

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

千以上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中等將軍諫議誠議等大夫別將開

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戶一萬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負外常侍統軍驃

騎車騎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

中郎掾戶千以上一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去下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

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

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貴完從等給事儀同府中

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

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

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

曹參軍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郡丞戶二

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公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

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
寧朔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治中
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
騎車騎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
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戶不滿百
以下縣令成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二命
殄寇殄難將軍強弩弓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
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

命州列曹參軍戍副五命郡丞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負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

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武威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

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

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

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摠管刺史則加

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摠管利
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
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

列傳第十六

周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七

李賢

弟遜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

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陟

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

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

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

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

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知其
元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
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士
豈能強學待問領徒授業邪唯當粗聞教義
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生
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乃侯
醜奴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
兵擊破之其黨萬侯道洛費連少渾猶據
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公密圖道

光率兵續進會賊黨萬侯寶戰敗逃還私告
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一寶以性命相投願
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給道洛等曰
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
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使發旣出而天光至
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
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
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太悅時原州亢旱天光
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

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為主簿道洛復
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為內應引
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
洛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
戰屢被摧劬賢聞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
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
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
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
入城北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累遷威

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為侯莫陳
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
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又大將軍至秦
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為
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
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
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
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
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為殿衆皆憚之莫敢

亡叛封下邳縣公邑二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

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大擊之彼旣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力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

得戰退不得走以俟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千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

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輅備儀服

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
凡是親族頒賜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
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
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
荊州羣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
騎士七千別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
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
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略定乃遷江夏
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甌山城而還保

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
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
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官因賜賢妻吳姓字文氏
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
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
二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
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土尚懷好音矧茲惠
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

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
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
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
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殿馬一匹金裝鞍
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中國公穆亦
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
又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
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
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

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羗渾
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二州七防諸軍
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
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
羗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
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
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羗
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
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羗復引吐谷渾數

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
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我廢泚州摠管遷
於河州置摠管府復以賢爲之高祖思賢舊恩
徵拜大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
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
諡曰桓子端嗣

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
州刺史從高祖平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

追封襄陽公諡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崇
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
開府儀同大將軍并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
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
爲戰鬪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
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
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
必爲將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略知指趣

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勅勒賊胡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赦聖略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文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竝世載中實負沐浴教義今若棄向即異去順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刃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

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唯遠兄弟竝為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適和光可以免禍內伺豐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茹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匹并弓刀衣馬等及爾朱天光西伐

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
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
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
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
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
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
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
邑千戶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曲辰並有殊勳
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
體之有手足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
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
見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除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
獨孤博東略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
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
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
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己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
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所鎮非卿無以撫之乃

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
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太祖嘉
焉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
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
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
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
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
機古人有言不入數穴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

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
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嘗曰李萬歲
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
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
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
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
綏撫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之
人使爲間諜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
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嘗校獵於

周書卷之二十一
沙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為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十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員外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

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為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沮之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笄不十一子達令遠子之即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

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
冲乃召群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太司馬有
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
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略
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嫡請即斬信
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
遠乃止於是群公竝從遠議出拜謝信曰
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
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此伐除進位柱

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
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尚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
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
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
還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
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旣至京師護以
遠功名至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
公見遂自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
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

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
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
平公何之思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
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
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
謀欲安仁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
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
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
叔讓亦死餘竝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

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
郡開國公遠早蒙驅在夙著勲績內參帷外
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
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
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諡曰忠隋開皇初
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諡曰懷植及
諸弟竝加贈諡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
獵羣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歸

公主太統十年釋。貞外散騎常侍後以父
勳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
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
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
震主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
諸子年皆幼沖章武公道導中山公護復東西
作鎮唯託意諸聳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
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
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遷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
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
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
阼出爲海州刺史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旣
以主聳又爲李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
州刺史旣被譴謫常直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
卒於位年三十一申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
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
政元年追贈中侍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

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諡曰孝子威嗣
威字安民起家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
司又改龍襄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平齊以功
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即位進授大將軍出
爲熊州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
間志略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勅敵屢涉艱危
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伯主
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

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
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蹐
連暉椒聊繫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
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
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
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
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
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
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

小謀大由踈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
詐嫌隙既兆豐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
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
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列傳第十七

周書二十五

傳第十八

周書二十六

長孫儉

令狐

德棻中等撰

長孫紹遠

弟登兄子晁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
族姓托拔氏孝文遷洛改爲長孫五世祖嵩魏
六尉北平王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
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

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真外散
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右太祖臨夏州以儉
為錄事深敬器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
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
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
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即以儉為
西夏州刺史摠統三夏州時荆襄初附太祖表
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南
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治
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
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
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
魏文帝璽書勞之大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
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
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
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羣僚者也
聞之嘉歎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道
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

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
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一載徵授大行臺尚
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
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
恐有所失佗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
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
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岷口內附初遣
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
又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

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
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
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
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
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
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旣在江
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
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
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乏之慮且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
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
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
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子謹摠戎衆
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
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
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
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
遷大將軍移鎮荊州摠管二十一州儉舊嘗
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
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
還京爲夏州摠管薨遺啓世宗請葬於太祖陵
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鄖公
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
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
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
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
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推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藝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頌聞紹遠強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旣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頌乃歎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解兵而帝西遷紹遠

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蕭冠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鐘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

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
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鐘作黃鐘以爲正調之首
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授
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
欲廢八而懸七并除黃鐘之正官用林鐘爲調
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
古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
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
未見其可後高祖竟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

而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樹之
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以
痛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竒之遂以
女妻焉十四從征討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
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將軍渭州
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孝
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

既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
後從太祖拔玉壁又從戰却山進位驃騎大將
軍開府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為玉壁
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之典祀中大
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
恐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
祖嘗謂曰我於公閒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
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
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
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厨別進異
饌留之止

兗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
論從魏孝武西遷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
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
幼聰穎五歲誦孝經周易識書及長博步
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至其居父喪朝夕
共一溢米以父勲累遷太常卿徵

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
始備焉又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
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
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代建拜司樂
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
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
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東脩之禮受業於徵仍
泣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十大將

軍太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
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
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官尹鄭譯坐不
能以正道調護被適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
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
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
駁而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
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
其況作乎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

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
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自備位師
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
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
之乃以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
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
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諺徵所撰樂典十卷

列傳第十八

周書二十一

九

周書二十七

令狐

德榮

等撰

柳連達

鞞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弟深

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
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
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
夔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
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
明略過人一時之際今日之事非此公

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
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
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
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
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
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
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
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
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

見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諭以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朝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其盡忠節同雪讎恥雖藉衆人之力量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固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闕褒叙勲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一曰邑五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守轉帥都督加持即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勲望兼設旌乃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且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

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中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竝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封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校左遂信山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惟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

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糧以羊者遂致招納異類報以縉帛主司請用官物遂致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嶽西征引爲帳內擊手萬俟醜奴及其拔黨轉戰數十合竝破之膂力絕倫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爲勞以功

授百威將軍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
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封石縣
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加通
直散騎常侍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
山川形勢輔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
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
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
從征行常領候騎主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龍衣
寶素於潼關太祖其其規畫軍以勝返賞

珠金帶一罽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引
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
河橋並有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
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師都督九
年從戰邛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
胡於北山胡池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
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
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大都
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錄前後功進爵襲
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
吐谷渾以功別封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
稽胡大獲生口騶奴婢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
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三年從尉遲迥圍洛陽
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
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子明嗣大象末位
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
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爲
陳留郡守父龍襲名著西州正光中萬俟醜奴
寇亂關中龍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
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
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此夏二州刺史卒贈
原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
也祐年十四事每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
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
爲都督又侯莫陳悅害賀拔嶽諸將遣使

迎太祖將赴一夏州首望彌旦元進等

有異計

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勦力計之觀諸人輩似有不目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坐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竝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以

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說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長鄉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公

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
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
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
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
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
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
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
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
唯失一敵乃稍却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

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
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真交矣太祖心驚
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為公增邑三
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
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
於邛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
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
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
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
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
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
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
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五百封
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
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
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
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日公

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即位拜
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
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
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
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
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獲鎮原州頃
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
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
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

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即申公也後
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
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
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
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
死之日家無餘財謂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
都督日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莊子正嗣
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
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主參軍丞相府兼
記室加宣威將軍給事中從尉遲迴平蜀授帥
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禮州刺史在州受賂摠管代
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貫之後爲州刺
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
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
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
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

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
 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
 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
 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
 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
 爵為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
 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
 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為公除涇州刺
 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

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假同三司
 車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大將軍
 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
 增邑二千戶孝閔帝
 保定二年入為小司徒四年
 楊志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
 柱國大將軍大都督
 延州刺史子昇和
 司

亮威龍西人也祖大汗魏渭州刺史文生河州四
大郡督及威著勲追贈大將軍治甘等五州
文威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
之引為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
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城功居最太統元年拜
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
沙苑並先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
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
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為公增邑八
百戶五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賜姓普毛氏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
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
二鎮頗得民和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抱罕
郡公增邑五千戶及司馬消難來附威與達奚
武帥眾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

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迥圍
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柱國復為行軍
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並平之六年從齊王
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
遷少傳出為寧州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
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前五千戶復為
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威性持重有威嚴
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
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大將軍
未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
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
爾朱天光引為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
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
敗又從賀拔嶽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
嶽被害昌與諸將議討賊太祖從平侯莫陳
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後從
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

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從破竇泰授
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
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
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
郡授馮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
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揚忠
破蠻賊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
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
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一千戶
拜大將軍後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
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
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
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即獻
以爪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
百戶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
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

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
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
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
州文武竝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
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信州
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
之又討西平叛羗及鳳州叛氐等竝破之弘每臨
陣鋒摧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禡

十稍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
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鳳門郡公邑通前
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
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
誠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
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羗潛相應接詔弘
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柵遂破平之天
一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
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

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鸞... 官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 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生... 山軍定隴以為宜陽援弘與陳... 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 將軍建德二年拜大司空遷少... 表郢昌曲丘唐蔡六州... 完于州子恭嗣恭少有名譽... 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 追錄公默建

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
提內三郎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復從
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
賀拔嶽討平萬俟醜奴蕭寶寅等遷中
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
縣男邑一百戶太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
平侯莫陳悅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

進爵欒城縣伯增邑五百戶出爲隴東郡
守尋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
復弘農戰沙苑與獨孤信入洛陽從宇文貴
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
公增邑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
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
除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

二年從本弼赴頽川援侯景別攻閩韓鎮斬其
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
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
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爲少保轉少
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恒鄜延丹寧五
州諸軍事行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
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
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貨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
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

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大和中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巨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爾朱天光一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群盜平之悅表臺爲假

節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頗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智拔嶽又引爲心膂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大僕石猛破兩山屠者各增邑一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

從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勲
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從援玉壁戰邛山授
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通直散
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
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中
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
泚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
轉授其子元慶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

陽久不下拔濟請命至洛陽公憲為賊
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障二百餘步亭中
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之

得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怯不可
也五年拜鄭州刺史臺性疎遠怨已行物重

甚良夙政尤以仁愛為心不遺譏于餘子口以

言啟辭意可觀年滿六十猶能被甲跨馬長

不驩躍馳射戈獲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字測字汝滄鎔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

唐高祖在驍驍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出

每旬司不窺三備起家奉朝請殿中侍

御史丞遷司徒右長史安南將軍嘗且武安

陽立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正有

英圖詔測詣太祖一日令密出為之備太祖見之甚

以侯選封之廣川昭昭伯邑五百戶尋從 武王

建國為公太祖相以測為右長史嘗與國政

測詳定宗室及穆宗之世

測常侍世以明性

測除侍中

測督行汾州舉測政

簡其類侍臣起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所有

其至為密者久多轉送之測皆命飲結罍之

然後引與相見於 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於

其其國之結禮備備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

為之入尋寇分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

慶帝不復復仇讎矣時論稱之方於羊

叔子或有言測與於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

曰測為我守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為聞我
有凶生此日錫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
卒年卅立紫衣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水
官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須遣居民入城
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置
戍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
歲突厥從連谷入寇至城數十里測命請
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去

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皆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
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
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
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
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
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
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
遇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為測左右及測從
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

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議同三
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
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
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
爲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祕書郎時羣盜蜂
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
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
卒及齊神武皇帝平兵入洛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

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立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
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
統元年乃啓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閣尋轉
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
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將龍象泰諸
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
問榮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
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
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交敵

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開竇性躁
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
也既虜竇其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
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秦而齊神武
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
謂深曰君即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
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
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
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周命

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
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忍兵之戰可以擒
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
罷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
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年從攻河橋六年
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爲
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
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
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別駕魏恭帝

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
建拜少吏部下大夫孝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
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
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久爲司會中大夫
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在
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言性仁
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神慶初孤深撫訓
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正而天和三年卒於位贈
使持節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謚曰成康子孝
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
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關旬
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
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竝攀翼雲漢底績
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
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
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

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列傳第十九

周書二十七

折冊



